导读

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即将开启大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围绕“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求，大力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共赢？湖南日报《理论·智库》特约请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打造深度合作先行区升级版 持续形成中非经贸合作高地新优势

谢赤 肖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已获批设立的21个自贸试验区中，湖南自贸试验区是唯一定位为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的改革创新试验田。自挂牌以来，湖南基本形成“一区引领、三地协同、全省联动、辐射全国”的格局，非洲非资源性产品集散交易中心、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等“六大中心”建设全面启动，“易货贸易”等对非经贸合作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湘非贸易规模逆势快速上扬。

主题为“共谋发展，共享未来”的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即将开启大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省应围绕中非经贸合作交流长效机制建设，总结经验，抢抓机遇，主动谋划，持续升级，打造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升级版，持续形成中非经贸合作高地新优势，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湖南新智慧。

推进非洲非资源性产品集散交易加工中心建设

湖南在扩大非洲农产品进口和绿色通道建设上已走在全国前列，但依旧面临非洲优质农产品供给不充分、国内消费者对非洲产品存在认知偏见等问题。结合前期探索改革，我省可围绕“信息沟通、优化通关、产品提质、市场培育”四个维度持续升级。

一是结合国内需求特征，加强对非洲优质农产品生产和质量安全状况的调查研究，更好实现供需匹配；二是支持更多非洲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开展低风险植物源性药材等进口试点，深化中非海关检验检疫合作，优化非洲重点品类农产品检疫准入流程；三是援助非洲国家建立符合中国进口标准的农产品安全质量标准检验检测体系，支持我省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对非投资，提升非洲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四是加大对非洲优质农产品“绿色、安全、无污染”等特征的宣传力度。

建立湘非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新路径

2022年湖南新能源产业总营收超4000亿元，在新型能源及电力装备、先进储能材料及动力电池等领域正齐头并进，正在加速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非洲拥有世界级的钴矿、锂矿、铂矿储量，但面临矿产开采加工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湖南可围绕“采掘-加工-通道-基建”，打造集“技术+制造+投资+贸易”的湘非新能源深度合作新路径。

一是发挥湖南在勘探开采与深加工领域的技术优势，组建在湘工程机械、新能源企业的对非新能源投资联盟，鼓励对非矿业进行投资和并购，带动工程机械出口和新能源矿产资源进口；二是有效利用湖南矿产品加工的过剩产能，支持企业针对非洲钴、锂、铂等矿产品精深加工进行技术改造，培育湖南新能源产业链深加工优势；三是打造湘粤非铁海联运、湘沪非河海联运的新能源“矿产品进口+制成品出口”专线通道；四是讲好湖南版的“点亮非洲”故事，支持风光水储“绿色微循环”项目走进非洲。

推动中非人民币合作先行先试

面对非洲外汇短缺、美元汇兑风险等问题，湖南省自贸区率先提出“中非易货贸易”，设立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为参与各方提供契合市场需求的金融服务，为中非货币汇率风险管控提供金融保障，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使命。当前，俄乌冲突、美元加息等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中非人民币合作迎来了新发展空间。

一是进一步探索新型易货贸易，从数字交易平台、贸易白名单、限制额度内扩大自主权等层面巩固对非本币结算基础，试点“多对多”“贸易+投资”等新模式；二是推进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建设，拓展对非小币种交易，引入风险补偿机制和容错机制；三是争取中非数字人民币试点业务，探索在肯尼亚等数字贸易基础较好的国家扩大使用范围；四是以湘非经贸合作项目为切口，探索支持非洲投资机构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鼓励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

持续探索中非标准化合作新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标准促进高水平开放，是中非经贸深度合作的必然方向。2022年，湖南建立了国家级对非技贸评议基地，但整体而言，中非标准化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中非贸易品标准不兼容、中非标准化合作机制不健全、中非标准化人才缺口较大等问题。

一是发挥中非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的作用，围绕湘非重要贸易品，选定非盟标准化总部所在地肯尼亚，开展举办标准化论坛等多种形式交流，比如推动二手工程机械的湖南团体标准成为非洲区域标准；二是争取国家援助标准技术项目，支持湖南检验检疫企业通过中非经贸博览会、ISO组织、国际实验室等渠道展开国际合作，帮助非洲国家建立符合其国情的认证认可体系；三是开展质量认证合作的“小切口”项目，比如帮助东非建立农产品有机产品认证体系，依托湖南的非洲非资源性产品集散交易加工中心，扩大高附加值农产品进口，讲好标准化合作的故事；四是依托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中非经贸合作促进研究会等机构，加大“政产学研用”紧密合作，通过学历教育、培训教育等培养中非标准化合作的复合型人才。

（作者分别系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湖南大学副校长、教授；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执行秘书长，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

强化机制有效衔接 推进中非农业合作

陈弘 文春晖

农业是中非合作的重点领域，湖南是农业大省，湖南农业对非经贸深度合作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核心、三片区、五大功能聚集区”的区域布局，农产品贸易、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农产品通道建设等取得重大突破，湖南“杂交水稻”名片在非洲享有盛誉，并形成了咖啡、可可、腰果、夏威夷果、干辣椒、芝麻等进口产业链和小农机、种子、农资等出口产业链。但湘非农业合作仍面临一些瓶颈亟待突破：一方面，湖南农业存在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不足、外资利用低以及农业机械化、设施化、适度规模化、服务社会化能力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非洲国家农业普遍存在生产能力不足、对援助的依赖性较高、可持续性较差、加工能力较弱等问题。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以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改革创新试验田，承载着建立对非经贸合作交流长效机制、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并推动对非贸易创新发展的使命任务。非洲大陆自贸区是非洲各国打破贸易壁垒和发展不均，推进一体化进程，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农业发展、粮食安全、工业化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加强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与非洲自贸区农业合作机制的有效衔接，有利于推进中非开展全方位农业合作，提升双边合作便利化和互联互通水平；有利于农业科技、人才、贸易、投资等政策全面落地实施，提升合作质量。

推进双边农产品贸易通关和结算便利化机制衔接。其一，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及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同非洲各农产品贸易合作国开展农产品检验检疫合作及准入谈判，为非洲农产品输华建立“绿色通道”，进一步扩大非洲国家输华零关税待遇农产品种类，支持先行区符合条件的口岸扩大进口品类；其二，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化程序和要求进行农产品生产，对符合“两品一标”的优质农产品出口注册备案，在非的中资农业企业也按照标准程序对当地农产品进行严格的生产加工，推动非洲优质农产品顺利进入中国市场；其三，深化中非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建设（AEO），提升两国企业跨境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降低贸易成本。

加强双边农业投资便利化和政策机制有效衔接。其一，积极鼓励有实力、信誉好的中国企业到非洲进行农业生产、加工、仓储、物流投资与开发，促进非洲绿色、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双方推动合作区域农业品牌建设，带动中非农产品贸易发展；其二，将中国资金、技术、市场、企业、人才、成功发展经验等同非洲国家丰富的土地资源、巨大的人口红利、市场潜力紧密结合起来，为其农业发展提供农业机械设备、种植、畜牧、渔业物资及技术全链条配套的中国方案，增强非洲农产品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其三，结合湘非农业现有合作基础和全省各市州农业产业优势，出台一批培育经营主体和产业链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优势农业产业深度参与非洲农业投资合作。

深化跨境物流海外仓与中非经贸物流体系建设机制衔接。其一，建立自有清关公司，建立标准化5S物流仓库，学习借鉴先进国际物流经验，缩减清关流程，提升清关效率与物流效率；其二，建立海外仓担保授信机制，引导国内银行结合行业特点提供相关资金支持服务，让普惠性金融政策覆盖到跨境电商行业，充分利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等支持海外仓建设；其三，将物流服务模式与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相结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预测等优化运营管理，推动服务模式转型，利用线上平台提供商品展示、咨询答复等服务，提升海外仓的价值链。

强化双边农业人才培养与交流机制衔接。其一，支持湖南与非洲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高校间的科研合作，依托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科院、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所和平台，建立农业技术研发分中心，结合非洲当地特有的病虫害与气候等自然因素研究开发适应其本土的优良种子，提高其农业生产力；其二，支持湖南与非洲农业院校建立联合培养学生与交流机制，支持开展境外办学，支持开展课程交流、学分互换等教育合作，多渠道加快非洲农业人才培养；其三，建立湖南国际农业产业创新与交流平台，设立特色农业产业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建设国际功能植物开发利用联合研究中心等，搭建一批周期长、辐射广、公益性强的公共平台。

（作者分别系湖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二级教授；湖南农业大学中非农业发展与合作基地执行副主任、教授）

推动“智力”融合 建设中非经贸合作研究交流高地

许和连 邓玉萍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单列阐释，提出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要求。立足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湖南实现了对非经贸多个创新，比如拓展农产品进口、二手机械出口等新贸易品，探索跨境电商、易货贸易等新业态。湘非经贸正在进入从“无”到“有”、从“有”到“量”、从“量”到“优”的多领域全方位升级的新阶段。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进一步夯实“智慧”要素供给，持续为中非经贸合作赋能，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近年来，湖南建成了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中非经贸合作研究促进会、中非经贸产教联盟等智力平台，并结合职能定位在各自领域创新发展。比如，围绕“经贸、地方、务实、致远”建设目标，由湖南大学牵头组建的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在国家重大重点项目承担、中非经贸合作基础数据库建设、对非政策文件和智力支撑、中非经贸合作岳麓论坛平台搭建、国内外高校智库及期刊资源合作、中非经贸多层次高端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目前，面对中非经贸合作长效交流机制建设需要，结合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新要求，中非经贸合作智力支撑在理论实践结合、知识体系建立、学生创新创业、跨机构协作等方面仍有突破空间。

政产学研多方合力形成问题研究清单。在推动中非经贸合作过程中，政府、高校、协会等各自围绕其职能定位，推动发现和解决所关心领域的问题。现实最为鲜活，问题也会具体多样，涉及大量主体参与、多个环节协调、不同资源投入等；理论务求透彻，强调底层逻辑、问题前瞻及系统思维，须注重从重大长期问题中找到一般规律。推动湘非经贸走向中长期增长，应进一步加强政产学研多方合力，对问题进行分类梳理，形成问题研究清单，并善于从“小”问题入手找到突破口，从系统层面找到全局最优解。不仅要从供需信息对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贸易效率等短期问题着手，更要立足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初衷，结合国家战略需要，着眼于中长期问题的提炼和研究，进而推动形成集成式创新与长期制度竞争优势。

推进非洲区域国别学学科布局和发展。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最新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区域国别学被设立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可授予经济学等学位。目前非洲区域国别学（经济学）还处于起步阶段，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在相关课程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向有一些尝试并实现了部分领域的跨校合作。就高校而言，这些尝试距区域国别学学位点建设要求还存在短板，比如单一学科力量不够、交叉融合不够紧密、知识体系有待健全、人才培养规模不足等。针对我省大力发展中非经贸合作的现实需要，结合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的现实基础，建议搭建非洲区域国别学（经济学）交叉学科平台，整合相关高校学术资源和教学资源，通过联合研究、跨校选课等形式，推动各学校结合优势学科，发展建设“中非经贸合作”学位点，共同打造中非经贸合作研究和人才培养高地。

推动非洲来华留学生在湘实习实践。非洲来华留学生是推动中非经贸合作交流的“种子”，可将所学专业知识、技能、合作信息带回去。当前一些非洲留学生在华开展实习实践不够顺畅，具体表现在培养方案中没有实习学分要求，或需要自行寻找实习机会，或实习流于形式。与此同时，我省大量企事业单位需要非洲留学生实习，以更好搭建对非合作桥梁。鉴于此，建议依托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统筹资源搭建跨区域非洲留学生实习平台，推动跨校认定实习实践学分，提升实习岗位匹配度，实现非洲留学生培养与湘非经贸发展的双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造非洲留学生创新创业平台，释放青年创业活力。

建设中非经贸合作智库联盟。近年来，湖南中非经贸合作研究快速发展，在全国已形成了一定影响力。但非洲研究具有跨学科属性，且涉及54个非洲国家，仅依赖湖南对非研究力量难以满足中非经贸合作的现实需求。建议由湖南代表性高校智库牵头，与国内外相关智库机构紧密合作，发起和建设中非经贸合作智库联盟，汇聚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问题，搭建研究信息共享平台、推动联合研究及成果转化、打造学术期刊和智库专刊，完善中非经贸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为中非经贸合作长期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作者分别系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秘书长，湖南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

秉持互利共赢 推进湘非新能源矿产合作高质量发展

邵留国 张华

作为清洁能源、储能、新能源汽车等至关重要的基础材料，锂、钴、镍、铜、锰、铝、稀土等被称为新能源矿产，未来低碳社会将是新能源矿产密集型社会。党的二十大强调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作出了“确保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战略部署。非洲具有丰富的新能源矿产和强烈的经济发展愿望，开展湘非新能源矿产合作，实现新能源矿产海外可持续供应，既是保障国家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基础支撑，也是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我省应贯彻《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秉持互利共赢，推进湘非新能源矿产合作高质量发展。

湘非新能源矿产合作具有巨大潜力和坚实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新能源矿产已成为保障新能源产业安全和能源安全的基础要素。据国际能源署评估，在低碳社会需求驱动下，全球能源安全的核心将从对化石能源的争夺转变为对新能源矿产和颠覆性能源技术的争夺，关键新能源金属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短缺风险。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预测，到2035年我国绝大多数新能源矿产的对外依存度仍在50%以上。

湖南产业发展与非洲资源禀赋高度互补。近年来，在“双碳”目标下指引下，湖南能源转型加速。2022年，湖南新能源产业总营收超4000亿元，新能源汽车、先进储能材料及动力电池、新型能源及电力装备三大领域贡献均超1000亿元。湖南战略性矿产资源丰富，但新能源矿产资源稀缺，供应链风险突出。非洲新能源矿产储量丰富，是全球最具矿业开发潜力的地区，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非拥有世界上一半的钴资源，津巴布韦锂储量在世界排名第五，加蓬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锰矿。非盟以《2063年议程》为统领，提出了非洲矿产愿景（AMV，African Mining Vision），其核心是加强矿产资源开发，保障非洲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此非洲有着迫切的市场、技术和资金合作需求。

湖南新能源产业基础和技术积淀雄厚。湖南素有“有色金属之乡”之称，湖南矿业企业在采选、冶炼和深加工等方面具备雄厚的技术基础，形成了较完备的“新能源矿产采选—先进储能材料及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和新型能源装备产业链”，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长沙矿冶研究院、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实力雄厚，走进非洲矿业领域湖南有着得天独厚的基础和优势。

基于此，建议重点从以下几方面推进湘非新能源矿产合作高质量发展——

创新矿业合作交流模式，助力非洲新能源矿产开发能力提升。依托湖南在矿业勘探采选加工、矿山设备制造领域的产业、技术、人才优势，协同发力，加强与非洲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矿业合作；依托湘非矿业合作项目，通过传帮带培训非洲员工，注重在项目设计生产运营过程中培育非洲技术力量；依托中南大学等矿业强校，培养非洲矿业留学生，强化非洲地区地学合作，促进两国矿产资源领域专家的交流；依托长沙矿冶研究院等科研院所，积极实施援外项目，促进湘非在矿产勘探开发领域的深度合作。

建设高水平产业合作园区，扩大湘非新能源矿产全产业链合作。探索依托矿业龙头企业，扩大战略性矿产资源领域的全产业链合作，建设包括勘探、选矿、冶金、加工等产业环节在内的高水平经贸合作区，培育“非洲制造”品牌，助力非洲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提高非洲初级产品附加值，增加当地就业，帮助非洲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和惠及民生的成果。

遵循更严格的ESG（环境-社会-治理）投资标准，坚决维护负责任的国际矿业投资形象。在非矿业公司应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遵循相关国际实践标准和法律规范；承担更多的社区责任，通过增加当地采购、投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就业与商业机会等强化社会贡献，助推其营业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与当地社区互生共赢。

打造全国性新能源矿产市场交易平台，增强湘非合作的市场拉动力量。依托中非经贸博览会、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的国际贸易基础和湖南战略性矿产产业优势、“湖南有色金属（郴州）指数”的市场影响力，建设新能源矿产电子交易平台，设立新能源矿产进口等外贸综合服务供应链平台，同时联合沿海大型矿产品港口，建设新能源矿产现货交易市场，逐步吸引“非洲-全球”新能源矿产企业加入，促进全球新能源矿产交易规范化和便利化，将我省打造成为全国新能源矿产储备、集散与定价中心，提升湖南在非洲及全球市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作者分别系中南大学金属资源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力推投资非洲银行 深化中非经贸合作

廖永安 洪永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立金融稳定长效机制”“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中非金融合作是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非洲各国银行除泛非银行外，大部分是欧美国家的银行，中资银行则很少，我国应加大投资非洲银行力度，将金融服务向非洲拓展。

投资非洲银行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利于解决中非合作中的融资难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对非融资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主要源于我国政策性银行和国有银行，大部分是我国政府资金，缺乏民间资本所具有的活力，造成对非投资融资难，比如湖南民营企业在非洲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融资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对非融资资金流向较为集中，大多投资在资金需求量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采矿、能源等行业，湖南具有独特优势的农业和加工业融资困难。并且中国在非企业盈利资金难以汇回国内，尽管湖南力倡易货贸易，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易货机遇少且规模有限，难以从根本上满足资金回流国内的需求。

有利于增长中国对非投资规模。中非合作不仅局限于贸易领域，随着我国对非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这就需要提升非洲银行国际化水平，提供更多国际化金融服务，从而吸引更多实体企业大步“走进”非洲。投资非洲银行有助于跨国企业、当地中资企业降低海外经营风险、减少交易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与生产效率提升，进一步带动中国跨国企业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

有利于参与非洲未来发展。从中长期来看，非洲大陆具有非凡的经济潜力。金融系统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银行业的发展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非洲银行业的发展与非洲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发展前景可观。

有利于助推人民币国际化。中资银行“走出去”与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投资非洲银行，可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其一，中资银行作为境外人民币清算行，有助于提高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投资便利化；其二，中资银行立足非洲，可推动人民币形式的对非直接投资，将人民币资金输出到非洲后有利于在当地形成人民币市场，可为境外经营主体提供各项贷款融资服务，并鼓励非洲个人、公司、政府向中国借入以人民币计价的贷款，从而有效增加海外人民币头寸，扩大境外资金池；其三，可通过中资银行在非洲发行人民币债券，拓宽人民币资金回流渠道。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年）提出，中方鼓励中国金融机构在非洲设立更多分支机构，非洲方面愿意就此提供必要协助。投资非洲银行应做到三个“充分”，即充分考虑自身的海外发展战略、充分调研对应非洲国家的国情、充分预估银行盈利前景，这也是投资非洲银行的基础。具体来说，应做到以下几点——

重点布局经贸往来密切、中资企业聚集的非洲国家。中资银行“走进”非洲，应重点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有效解决从事中非经贸投资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为包括中资企业、个人在内的非洲客户提供跨境人民币服务，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推进对非洲国家金融投资环境的研究。非洲有50多个国家，各国经济水平、政治环境和金融法治环境均不同，政府应组织各大商业银行、企业、高校和律所，联合推进对非洲金融投资环境的研究。

国有和民营银行均可走进非洲。截至2022年底，湖南银行业总资产达8.8万亿元，除国有银行外，长沙银行、湖南银行等民营银行也跻身中国100强银行榜单，因而国有和民营银行均有投资非洲的实力。由于大部分非洲国家经济体量较小，而民间资本设立的民营银行更具活力，所以民营银行同样有在非洲开拓的空间。

有效规范走进非洲的中资银行。中资银行在非洲国家经营须遵守当地的民商事、刑事法律法规，并遵守银行监管机构的审慎性监管要求。这需要中资银行重视两个问题，其一是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架构，其二是挑选具有任职资格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渐进式有序推进投资。在对非洲银行的经营方式、经营风格、经营政策和特点等不够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可先以与非洲银行合作的形式进入非洲，分期分批派出中方管理人员到非洲工作，熟悉当地情况，在实战中培养人才，并控制投资非洲银行的风险。待时机成熟时，再扩大投资规模，开办中方独资银行。

（作者分别系湘潭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湘潭大学中国-非洲经贸法律研究院院长、教授）